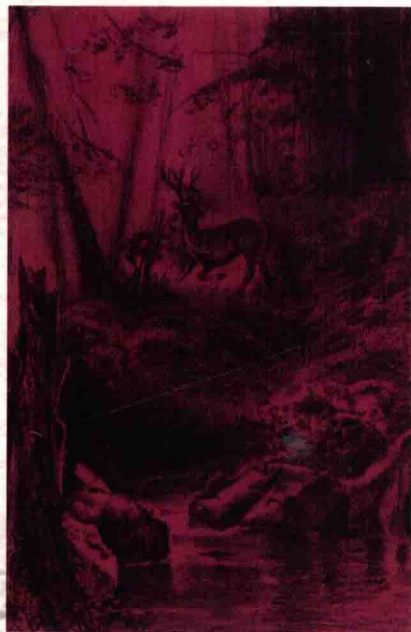




KANGLIANGUSHICHUANQI
抗联故事传奇之五



虎峰山传奇

李尊秀

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抗联的后代，当了猎人的他始终在寻找亲娘舅。最终他通过虎踪找到了舅舅，
这才知道，舅舅当年无意中从狼嘴中救下一只虎崽，
事后，舅舅与母虎像人世间的夫妻那样厮守着。

抗联的舅舅最终做了牧虎人。



抗联故事传奇之五

虎峰山传奇

李尊秀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虎峰山传奇 / 李尊秀著. --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3.4

(抗联故事传奇)

ISBN 978 - 7 - 5317 - 3088 - 0

I. ①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0977 号

虎峰山传奇

作 者 / 李尊秀

特约编辑 / 刘金安
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

封面设计 / 恒润设计

插 图 / 朱珊珊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哈尔滨书刊印刷厂

开 本 /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 / 20

字 数 / 278 千

版 次 /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180.00 元(共 5 册)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317 - 3088 - 0

目录 Contents

虎峰山悲歌·····	1
界河狼·····	18
棕熊救了赵尚志·····	73
李兆麟长子吃过狼奶·····	105
蜂场熊吼·····	136
狼窝·····	171
棕熊·····	195
山里山外·····	214
四奶奶与红狐狸·····	237
女匪老狼傻孢子·····	259
败阵野猪岭·····	278
采籽奇遇·····	297

虎峰山悲歌

狼群的缓兵之计

这不是故弄玄虚的耸人听闻,也不是荒诞离奇的杜撰传说,而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真实故事。故事源于那座虎墓,也叫虎茔,是一只雌性老虎被埋葬后,在一夜之间突然形成的一座小山包。春去秋来,历经数载,虎墓至今还在,但虎墓的守护者,我的亲娘舅——郑万顺,离开这个世界,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。

我姓尹,叫铁柱。从小没有见过生身父母,听师傅宋希山说,我是抗联的后代。父亲是抗联六军的一名师长,母亲是六军被服厂的一名普通战士。我出生后不到一周岁母亲就牺牲了,是日本鬼子的迫击炮夺走了母亲的生命,我成了那场战争的直接受害人,是该死的战争把我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一名孤儿。我痛恨战争,更痛恨制造了那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鬼子。

师傅说他跟舅舅、母亲从小就是好朋友,参军前他们都是福丰稻田公司的雇工,都在梧桐河屯居住(现在梧桐河农场三分场)。母亲牺牲后,父亲还要指挥战斗,就把我托付给了舅舅带管,舅舅是师部直属的侦察连长。那年七月,抗联战士与日本鬼子的又一场战斗打响了,当时舅舅把我交给了他的好朋友宋希山,自己带着满腔仇恨冲入雨点般的枪声中。这是抗联六军的最后一次战斗,敌我双方打得非常激烈。就是在这次战斗中,父亲和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同时牺牲,舅舅下落不明,总指挥李兆麟、政委冯仲云率仅有的八百多人渡江去了苏联,而我现在的师傅宋

2 抗联故事传奇

希山当时就是因为带着我，才被迫留了下来。师傅带着年幼的我悄悄回到了兴山地区，靠狩猎采山，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，把我一点点地拉扯成人。师傅多次跟我说：“你的舅舅郑万顺至今下落不明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”有时师傅也一个人自言自语：“奇怪呀，郑连长，到底是哪儿去了呢？”

数年后，舅舅突然在生活中重新出现，着实令他的亲人和战友没有料到。那是1957年的春天，我跟舅舅郑万顺相见，却是起源于那三只老虎，是那三只老虎的吸引，才使我这个当外甥的与白发苍苍的亲娘舅，在生命的旅程中匆匆地重又相见，却也是令我遗憾终生的与舅舅最后一次相见。与舅舅相见时，他变成了让我怎么也不敢相信的牧虎人，他的一生实在是充满了难以想象的传奇色彩。

一九五七年的那个春天，兴山市西部摩天岭山脚下，春节刚过，大雪纷飞、寒风凛冽，漫长寂寞的寒冬好象没有了尽头。对狩猎队的炮手们来说，那可是一个猪瘦孢子苦狗熊正蹲仓的休猎时节。

那年我刚满十七岁，因从小营养不足，没有资格水灵，像贫瘠的地里的一棵黄豆秧，先天不足，后天怎么努力，也还是没有一丁点儿的起色。不过，山里水好空气新鲜，加上后期天天肉食陪着，虽然个头不高，倒也非常结实，这是常年翻山越岭跋涉中锻炼出来的结果，背上七八十斤野猪肉，闷头走上三十里地气不短心不慌，体质不壮行吗？

闲得没事干，我就在家中按照师傅宋希山的吩咐认真地化铅豆子。先煮了半锅棒米面稀粥，倒进水桶里面，再用马勺把生铅块子化成了液体状。找一块铁皮在上面用钉子冲出无数个小孔，将冲有无数个小孔的铁皮漏子撂置在盛有棒米面稀粥的桶口上，把化开了的铅水倒到铁皮漏子里，漏下的铅水借着棒米面的阻力，形成大小不等的小粒依次沉到了桶底，最后收起来的小粒叫鸡砂，大粒的叫炮豆子。鸡砂是对付飞禽和小动物的，如野鸡、飞龙、沙畔鸡、松鼠、灰狗子等等；炮豆子有畜力车的滚珠子那么大，是给孢子、鹿、狐狸、野狼、獾子、羚羊等山里的小动物们备用的。加工完鸡砂和炮豆子就继续再加工独弹。独弹有专门的备用工具，也叫绊模，内壁锣纹状，每次仅能加工一粒，可也很快，冷却成型，几十秒钟就



4 抗联故事传奇

是一粒。独弹的内壁是个空腔,见血就会自然地膨胀、爆炸。所以,被击中的野兽,独弹进去时的眼儿很小,但穿透了筋肉,从皮肉那面出来就变成了一个大窟窿。实践证明,在猎场上,独弹的杀伤力比三八大盖、半自动的威力都大,独弹是对付山里的大牲口,如孤猪、棕熊、黑熊、罕达罕、豹子、老虎们的专用品。

用独弹狩猎需格外小心,平时出猎,除非进深山,一般情况下,独弹是一概不用的,因为独弹弹壳内填装的火药多,爆炸力特猛。火药多了,对炮手自己也构成了威胁,尤其是大冷天,猎枪平时都在窝棚内的炕头上躺着,发现情况,拎出去、推上子弹就打,温差太大,枪一响有时也有枪炸膛的可能。当年狩猎队里的于老大,就是在一次用独弹射击一只棕熊时,枪膛炸裂,失去了一只手臂,如今不得不退出猎人队伍。那天于老人在昏迷中,棕熊闻了闻他,以为他死了呢,才摇摇尾巴,离他而去。事后大伙都说,于老大吉星高照,命大。赶巧碰上的是头棕熊,如果是老虎、豹子呢?老虎豹子是不拒绝死肉的。于老大退出了狩猎队,下狠心不再跟野生动物打交道。但有事没事还往我师傅家跑。这不,我正忙着呢,他风风火火地就闯了进来,进门就高声大调地喊:

“老宋啊,宋希山,在家干啥呢?大白天搂媳妇,你还叫不叫个玩意啦!”于老大四十多岁,大手大脚大脑门大下巴凸眼珠子大板牙,他功夫不错,曾经在谢文东手下当过土匪,1946年剿匪时他将功补过,所以解放后他就享受了一般公民的政治待遇。他不仅力气大,还有点儿武功。在摩天岭东坡他赤手空拳,三只灰狼一齐朝他扑上去,他沉着应战,手脚并出,两脚踢死了一对,一拳挥去,另一只老狼又被他打得脑浆四溢。于老大枪准功夫深,在狩猎队,除了我师傅宋希山,其余十多个人,他从来不在眼里头。他尊敬我师傅,除了枪法、功夫、胆量和力气之外,就是我师傅曾参加过抗联,资格老,威望高。他扯着嗓子一个劲儿地猛嚷:“老宋啊!我今日来报告你个好消息:三道林场,窑工地上前几个下黑,老虎吃了三匹大马!都是永芳社套子队的,全局都轰动啦,你们师徒还不赶紧去看看哪!”

我跟师傅师母住对面屋,于老大一嚷,师父师母紧忙就迎了出来。师

母比师傅小着二十多岁,安徽人,是逃荒来的,水灵、丰满、贤惠、漂亮,但她始终没有生育,究其原因,天知道!

“咳!咳!”师傅咳嗽着,不冷不热地说道,“你嚎啥呢?老虎?哪儿来的老虎?你是在做梦吧!”

“真的,宋大哥!忽悠你,我他妈是孙子的,外面都嚷嚷翻天了。我家二小子,从工地上回来说,老虎吃了三匹马,我还有点儿不信呢?除了老秃顶子和大砬子下面,这方圆百十里,哪儿还有老虎?可我一琢磨,二小子不会撒谎,我就赶紧跑来啦!宋大哥,还是赶紧去吧,眼下的炮手遍地都是,要是别人抢了先,我这趟腿,不就白、白跑了!你还愣着干啥,赶紧去呀!我如果不是洗了手,退了出来,这宗好事,还给你留着呀!”

我办事也是急性子:“师傅你看,一架虎骨得手,够咱们一生享用的了,不蹲这山沟子了。要不,我现在就去看看?”

师傅道:“明天去吧!翻山走,也三十多里地呢。”

第二天一早,我就领着狗群去了三道林场。三道林场在兴山市的西南部。直线走不到六十里地,是摩天岭的前怀,与摩天岭遥遥相对的是老秃顶子,海拔一千六百八十七公尺,也是松花江北岸小兴安岭周围地区的最高峰。峰顶上有一块二百多公尺高的大石砬子,那上面常年积雪,云遮雾罩,气势磅礴,巍然屹立。师傅说,1945年前后,江北大土匪头子刘光则,外号刘山东子(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六混成旅中将旅长),曾经在老秃顶子一带盘踞过。后来迫于生活,只好又退到了黑龙江边。老秃顶子山势险峻,攀登艰难,若赶上刮西南风,就有时隐时现的虎啸声不断传来,悲壮苍凉恐怖,连群狗听了都会夹起尾巴四处躲藏。“砬子下边是东北虎最理想的生存之地喽!”师傅时常眯缝着眼睛望着远处的老秃顶自言自语。

老秃顶,离我们大约有五十里地。在我十多岁的时候,一个夏天,阴坡的冰雪尚没有融化,我亲眼所见有四名鄂伦春猎人,手提猎枪,骑着他们的小矮马,从门前路过,据说是追着两只老虎来的。我没有看到老虎,却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猎马:毛长、腿短、有耐力、也灵活,那马平时在甸子塔头上也能行走如飞,钻树林子更是畅通无阻,叫人羡慕嫉妒又有点儿痛

6 抗联故事传奇

恨。

在窑工地的雪地上,我见到了那两张撕碎了的马皮和两堆白花花的骨头。四条大狗一齐夹着尾巴,不停地哼哼着,似乎有个无形的幽灵正在咄咄威逼着它们。

尽管雪花覆盖了脚印,但凭着以往的经验,我也能观察到,老虎饱餐后,去了老秃顶子的方向。码着绉子,我又从摩天岭前怀翻了过来,决定继续前行,跟踪到底,就是到了天涯海角,我也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前往察看个明白。但师傅不同意,说:“现在不行,不是时候,老秃顶子上的雪,厚着呢!真要滑落到雪谷里面,谁能去救你?等两天吧,等两天冰雪化得差不多了,脱了棉裤棉袄,利手利脚的,再上去寻那老虎也不迟……”

很快到了四月下旬,我终于得到师傅的允许上老秃顶子探虎。我择日挎枪领狗,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,信心百倍地开始了一个人向老秃顶子出发了。我并不孤独,因为陪伴我前行的还有四条猎犬,大黑、老黄、花子、长毛。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,尤其是这四只猎犬,朝夕相处,忠心耿耿,是伙伴、朋友,也是向导和卫士。

师傅一再嘱咐我:“铁柱呀,我老喽!可让你一个人去,是真不放心啊!记住,遇到大牲口,千万别慌,吃这碗饭,不仅仅是力气,还得有胆量,胆子越大,智谋就越多,跟打仗一样,要不怎么说,好的炮手,浑身是胆呢!”

攀登老秃顶子,如果不领狗,我从后坡上,要近些,带着狗,就只好绕道前行了。四月中旬的小兴安岭,阳坡的冰雪早已经化尽,杨树桦树椴树的枝头已经变成了嫩绿色,沐浴着春天的阳光;松树的绿色从深褐色中渐渐地退了出来,像返老还童了的一张张笑脸;达子香开始咕嘟嘴,各种鸟儿也在密林中欢快地鸣唱着。脚踩着林子里地上厚厚的腐枝败叶,我信心十足地翻过一道岭又一道岭,四只大狗在前后左右不停地奔跑着,汪汪声震荡着山谷中的茫茫林海。太阳平西,我终于攀登到了老秃顶古峰山的上半部分,树木遮天蔽日,树冠比山下面更浓更厚了。

突然,四条大犬身上狗毛乍起来一齐狂叫不止,冲着正前方的密林深处,“汪汪汪!汪汪汪!”叫声洪亮又非常恐惧,并迅速胆怯地朝我腿边靠

拢过来。

我摘下枪,迅速推上子弹,提在手上,贴紧一棵大树,机警地往前后左右观望着。尽管林涛声不断地轰鸣着,但也能感觉出正常的风向,东南风,目标是来自上风头。野兽并没有发觉我们,而猎犬凭着自己的嗅觉,借助风力意识到了野兽的存在和对自己的威胁。

我先是松了一口长气,知道野兽的最近距离也在三百米以外,对长毛踢了一脚:“熊包,看把你吓的!”老黑和大黄迅速恢复了常态,形态比刚才要自然了许多。我仰脸望去,从树叶的缝隙中,看到了石砬子和砬子周围的氤氲烟雾。凭经验,我身处的位置离峰巅最多也就是四百余米。我舒了一口长气,绕着一棵棵的孤松,继续向前跋涉。但四只大狗却失去了以往的威风 and 雄姿,紧随其后,胆颤心惊地翼翼而行。我知道,前方非一般的野兽,否则,四只猎犬的表现,是不会这么水裆尿裤的。我硬着头皮前行,借着风向,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腥骚味,我随即从腰间拔出了匕首,右手紧握,预防猛兽的突然袭击。

我爬上了一个高岗,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开阔地带。开阔地的正中卧有三只老虎,两大一小,花纹清晰,目光凶狠,有一只竟猛地站了起来,张开大嘴一声长啸:“吼……”地动山摇!我两腿一软,全身筛糠,两手哆嗦着,愣愣地看着它们。尽管一再咬牙壮胆,但两腿却颤抖得寸步难行了。我本能地卧倒在地,匍匐中摆出了射击状,两手却不停地抖动,握不稳手中的武器了。

老虎并没有扑来,一声吼叫又坐了下去,仿佛得到了什么人的暗示和指令,但六只眼睛却在一齐逼视着我们。四只狗也一齐瘫了,哼哼着,不战自退。失去了狗的帮助,我知道,刹那间,若不能枪枪命中,我和狗都会变成老虎们的口中之物,老虎的牙齿、爪子和钢鞭般的尾巴,一齐在我面前晃动着。我大汗淋漓,血液仿佛凝固,神经麻木。绝望中忽然传来一个老者的呼叫声:“哎!哎……”声音洪亮,苍老,迟钝而又有点儿底气不足。我移动着目光望去,老虎身边,竟站着一位老者,白发白须白眉毛,面如重枣,精神矍铄,一身破旧褴褛的土黄色伐木工人工装,手拄拐杖,颤颤巍巍。望着仙人般的老者,我灵魂有了着落,心里不再那么恐惧,随着精

8 抗联故事传奇

神上的稳定,不由轻轻地叫了一声:“噢……”老秃顶子上有人?而且与虎相伴,这大概不会是神话中的传说吧!内心略有镇静。老者目光明亮和蔼。我仍然没动,继续观察着。突然间,空中大雪飞舞,鹅毛一样,纷纷扬扬,铺天着地。

老者还在观望中期待着,见我不动,继续喊道:“哎……朋友……不要害、害怕!老虎,不、不会伤害你的!”听他说完,我的食指才从扳机上撤了下来。再看他身后的那三只老虎,轻卧不动,尾巴摇晃着,铜铃般的目光也流露出了温驯和茫然。噢!他是老虎的主人,显然这三只老虎是被他驯化了的。

鹅毛大雪仍然在纷纷扬扬地飘落着,但毕竟已是谷雨的节气,雪花随落随化,站不住脚。透过雪雾,我清晰地看到,这是山林中不多的一块平岗,植被已破,变成了良田,泥土油黑,面积有两个篮球场大小,周围苍松翠柏,左侧是一座悬崖绝壁般的青石砬子。底部有一石洞,深不可测。毫无疑问,石洞肯定就是虎穴。穴洞的右前方有一座桦树皮搭顶的简陋木屋,烟囱冒着缕缕青烟,想必这就是老者的住处了。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老者身后,在老虎身前躺着一匹早已死亡了的小红马,毫无疑问,是三道林场窑工地采伐队丢失了的那匹,被老虎咬死后驮到了山上。看到了死马,自然也找到吞噬了那两匹马的元凶和罪魁祸首。原来它们留了后手,但时已隔两个多月,尽管尸肉不腐,但也早失去了新鲜,为啥不吃,难道是在此祭天不成?

见我犹豫中愣着没动,老者侧身对三只老虎大声吼道:“松松、兰兰,你们仨进屋里去!”三只老虎听话地爬了起来,乖乖地往石洞中走去。其中一只老态龙钟,步履蹒跚,毛色苍涩,到了洞门口却迟疑着没有进去,扭过头来,不太情愿地又是一声怒吼:“呜……”顿时,山林抖动,地皮摇颤,两耳嗡嗡响,啸声在谷峰中久久地回荡着。

“朋友!进屋吧,您是难来的稀客!”老者再次向我发出了邀请。我见虎进洞穴,危险消失,却发现四只大狗均像丧家犬般地叛变主人,扭过头去,屁滚尿流地滚了下去。出去丈远,像意识到了什么,大黑和老黄又突然停住,抬头望着我,尾巴不约而同地晃动着,目光可怜巴巴。而长毛

和青子,却眨眼工夫就没了踪影。临阵脱逃,不死也斩。我恨恨地想到。我抬脚进屋,尽管再没有回头,但凭着感觉,大黑和老黄也躲躲闪闪地跟了上来。忠心耿耿,赴汤蹈火,大黑和老黄,是具备这种勇气和牺牲精神的。

半间茅屋,还是半洞穴式的,两道门,均无门板,柱子上挂着的是两张厚厚的熊皮,看上去是那么古朴纯真原汁原味。尽管我半生狩猎,但熊皮代门的房屋,在小兴安岭,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。老者立在门前,须发飘飘,用激动而又热情的目光望着我,微笑着说道:“进屋啊!朋友!我……”也许是久离人群,他的话,听上去是那样迟钝而又笨拙,半是语言半是吼叫。舌头不再打卷,半天才能蹦出一个字来。

室内漆黑,真像洞穴。一铺小炕,炕上不见被褥,而是几张质地相当不错的狍子皮。用它御寒,虽不雅观,可是实用,炕下堆着发了芽子的土豆。大如鸡蛋小如钮扣。想必这是他自产自食的口粮。炕沿这边是一灶坑,灶上有一个小铁锅,锅中煮着马肉。地上有野猪皮连接成的大地毯,这确实是一大发明,猪皮隔潮又隔寒,踩在上面,永远都给人一种舒舒服服的温暖感觉。我在狍子皮上落座,望着老者,内心却有一种酸溜溜的滋味涌了上来。在这高高的与世隔绝了的老秃顶子上,老者的日子,是怎么熬过来的?为啥要在这儿熬着?那三只老虎,又跟他是什么关系?是他养着虎?还是老虎养着他?我用带着无数个疑问的目光望着他:“大伯,这老虎是您养的吗?”他用力点了点头。我又问道:“它们为啥不咬你呢,还那么听话?”

“唔!唔!”他磕磕绊绊地说道:“我救了松松呢!松松妈救了我哪!松松乖,就听我的嘛!”他语言加手势,费力地向我解释着。

“噢!大伯,您说的松松是谁呀?”“母老虎,母老虎呗!西面,还有它的坟呢!我和它拜了天地呢!十八年喽!松松也十八岁喽……朝阳山战斗,跟日本鬼子,我们抗日联军,你听说了吗?我是连长,跟着李兆麟、冯政委,惨哪!那一仗,太惨喽!”提到抗联,提到朝阳山战斗,我猛然记起了师傅说的那个郑万顺,我的舅舅。于是,我迫不及待地问道:“大伯,有个叫郑万顺的,您知道吗?”

10 抗联故事传奇

“谁？郑万顺？”他突然地盯着我，目光浑浊却是那么火辣辣的，只见他全身痉挛着，银发白须也在一齐抖动着。他把手伸过来，像要拥抱，但稍一停顿，又本能地缩了回去。“郑、万、顺！郑、万、顺！”他喃喃地自语着，半天，才嗫嚅着向我道，“哎呀！后生你、你怎么知道郑、郑万顺呢？”

“他是我舅舅，我听师傅说的。”我盯着他，肯定地说道，“我师傅的名字叫宋希山！我的名字叫尹铁柱……”我话刚吐口，老者颤颤抖抖地站了起来，踉跄着，几步就跨到我的跟前，声泪俱下，喃喃喊道：“你、你、你就是铁、铁柱！我的外甥！孩子！我就是你舅舅郑万顺啊！”

“舅舅！您……”我哽咽着，站起来，与舅舅死死地抱在了一起。舅舅便给我讲述起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……

一九四〇年七月，近万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抗联三路军的朝阳山密林营地。战斗非常激烈，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不幸以身殉国，总指挥李兆麟、政委冯仲云组织部队从东北坡突围，六军直属侦察连长郑万顺红着眼睛，迅速把后背上的一個嬰兒解下来，递到了战友宋希山的手上：“他是尹师长的后代，也是咱们抗联的后代，老宋，你就多费心啦！”说完，郑万顺一手抓起了一捆集束手榴弹，嘶声地呼喊着：“小日本，老子跟你拼啦！”“轰！轰！”两声巨响，混乱的火光中，一个日军联队长一头从大洋马上栽了下来。郑万顺扑了上去，从腿上拔出攘子，一使劲，捅到了联队长的胸膛里。他没有再拔攘子，而是从死者身上摘下了一把指挥刀，乘着夜色掩护，一手抡战刀一手握刀鞘，又砍倒了两个敌人，钻出重围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为了追上队伍，他拼命奔跑，可是搞错了方向，战前上级统一规定，突围后到正阳山一带集合，可是，舅舅却钻到了正达山的密林深处。因迷失了方向，越走离部队的集结地越远，等头脑清醒，摸到了正阳山附近，突围后的抗联部队已经无影无踪了。跟部队失去了联系，着急又上火，一边吞食野果，一边在山里头急走。整整一个星期之后，他彻底绝望了。除了身上这把战刀，手头再没有别的武器，出山吧，不敢，到处都是敌人，手上又没有称心的家把事，只有在山里转悠，一天又一天。八月上旬，他无意中奇迹般地遇上了那只母老虎。

那天傍晚，他手提战刀，一个人，踉跄地攀到了一块不高的石砬子上

面。八月初,天气闷热,太阳平西了,重峦叠嶂的兴安岭深处还像一个烘烤着的大蒸笼,特别是蚊子的肆虐叫人难以忍受而又无处躲藏。他站在那块大青石上焦虑地四处观望着,企图从泉水的流淌和鸟儿的啼鸣中猜测出队伍的去向和踪影。突然,脚下传来了一个小动物“吱哇!吱哇!”的呼救声,急迫哀伤。他本能地低头一看,这块石头有三丈多高,脚下一只青狼,正在追逐一只橙黄色毛茸茸的小动物。小动物边逃命边吱哇吱哇地哀叫着。郑万顺拔出战刀,没有多想,纵身跳下,手起刀落,“卡嚓”一声,双脚刚刚着地,老狼的脑袋也被他一刀削了下来。但也就在老狼脑袋落地的一瞬间,一个庞大的黑影伴着一阵飓风呼的一声掠过,他只觉着后背一阵疼痛,一头栽倒,就昏厥过去。

昏迷中他不知道躺了多长时间。醒了,睁开眼睛,发现自己竟神奇般地躺在一个山洞里面。洞内潮湿阴暗并散发着一股刺鼻子的骚臭味。待到转动着眼球再看时,内心不由得大吃一惊,身边躺着一只熟睡了的老虎,老虎正打着沉重的呼噜。他先是一阵毛骨悚然,继而想到的是立刻逃跑。可刚一动弹,后背就是一阵火辣辣的巨疼,“哎哟”一声,又昏迷了过去。第二次醒来,他发现自己正躺在老虎的两腿胯下。一缕臊哄哄的液体在后背处流淌着,毛茸茸热乎乎,尽管疼痛,但疼痛中却又有一种无法言传的舒服与温馨的感觉,此刻,他已经彻底地清醒了。清醒后的知觉在告诉他,老虎是在用尿液为自己治伤,虎尿,尤其是老虎刚刚撒出来的尿液,治跌打损伤是世界上最理想的灵丹妙药。同时,他也发现,在母虎的身边还卧着一只小虎崽,正是自己从狼嘴下面救下来的小动物。虎崽乖巧可爱,像一只大黄猫,转动眼球望着自己,仿佛在说:“谢谢您!您的救命之恩,我终生都会报答你的!”

原来,那块岩石下面就是洞口,老虎出去打食,俩虎崽出来玩耍,被两只老狼追逐,母老虎赶巧回来遇上,把正在吞食亲骨肉的一只老狼咬死,眼瞅着另一个宝贝也要惨遭扼杀,千钧一发,郑万顺从天而降,手起刀落,砍了老狼,救了虎崽。虎妈妈此时也凌空而起,跃到了跟前,比闪电还快,嘴叼小崽,钢鞭似的尾巴也准确无误地抽在了郑万顺的后背上。郑万顺昏厥过去,虎妈妈把小崽叼到洞内,回头再看,知道误伤了自己的恩人,才

12 抗联故事传奇

把昏迷中的郑万顺拖到洞中。老虎是山神爷,它不忍心错伤无辜,知恩必报才不分昼夜,用滴滴尿液为其解疼化淤。三天以后,郑万顺就奇迹般地站了起来。

郑万顺步出山洞,后背尽管还有些麻酥酥的疼痛感觉,但他知道,母老虎再用尿液为他洗浴一次,其伤痛也就会彻底痊愈。当他弯身抓起了那把战刀,擦去狼血,插入刀鞘,在洞前徘徊了一阵,决定立刻出发,去追赶队伍,继续抗日,但他刚刚走出没有百米之遥,母老虎就奔了过来,目光带着留恋和感激,不停地晃动着旗杆般的尾巴,似有千言万语,要向自己诉说。动物跟人类一样,目光都是感情流露的窗口,尾巴的摇晃也就是心灵的一种真挚表示。特别是老虎,据老猎人和动物学家分析,虎尾像旗杆般的摇晃,那是它最兴奋的时刻,也是最友好的表示。放平了摇晃,说明也还可以,尊重爱戴,并继续加深友谊。如果尾巴放下来摇晃,也是一种礼节,互不伤害,可也无处不防。此刻,虎尾直刺苍穹,左右摇摆,见郑万顺仍不理解,就用牙齿咬住他衣服,硬是把这位救命恩人拖回了自己的洞中。在洞内,它尾巴平伸,把对方勾住,调过屁股,夹住他的身体,强迫他把后背贴住它,用热乎乎的尿液,又为其创伤处尿浴了一遍。据舅舅郑万顺后来介绍,虎尿洗过的皮肤,蚊子小蛟都不叮,永远是紫红色,三九天特别的抗冻,隔着衣服,雪花沾落,也会很快地融化掉。

秋天,山里有无数种果实供人选择充饥,如榛子、松籽、野梨、山葡萄、山草莓等等。郑万顺采食野果,老虎也仍是寸步不离。郑万顺归队心切,就对老虎说道:“伙计,你就让我走吧,我得去找队伍,打鬼子啊!部队在哪儿,你知道吗?”老虎当真摇了摇头,尾巴再次晃动了起来。郑万顺就又继续说道:“你的好心,我也领了,可我总不能守你一辈子吧!你是怕我受害吧,你瞅瞅这把战刀,战利品,从日本鬼子哪儿缴来的,钢火好着哪!你就放心吧,老伙计,在山里,是没有动物敢伤害我的。”老虎盯着他,不声不响,目光充满了温柔和恳切。第三天清晨,乘老虎仍在熟睡之中,郑万顺手提战刀,钻出洞穴,身体很快就消失在了密林之中。

敌人知道抗联部队撤到了大山深处,但也不会走远,也就在逊克县和

孙吴县附近。为了彻底消灭李兆麟和冯仲云，日伪军每天都在山里搜捕，像梳蓖子一样，一座山头一座山头地梳理。头上还有飞机侦察、轰炸。硝烟弥漫，炮声隆隆，人喊马嘶，残枝遍野，死伤的野兽无数，飞禽与兽类也远远地躲了起来。郑万顺奔枪声的方向而去，他知道，没有目标，敌人是不会盲目打炮的。那天头午，离开洞穴也就是两三个小时，回头望望，见老虎没有跟上，就彻底放下心来。他知道，老虎是最懒最贪睡的一种动物，一时三刻也不会跟上来的。他放心了，手握战刀，迈开大步，恨不得一步就要跨到首长和战友们的身边。可慌不择路，在越过一片大草甸子时，一脚踩滑，整个身体就突然地滑落到了沼泽之中。沼泽深不见底，他扔掉战刀，并本能地呼喊了起来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……”他清楚地看到，旁边有一堆水冬瓜。但相离太远，难以抓住，只能抓住两块漂浮在沼泽上的塔头。晃晃悠悠，越陷越深。他绝望中更不会忘记，去年夏天部队由萝北县横穿小兴安岭西征海伦，在烟囱山附近，两名战士就是滑进沼泽中丧生的。死亡的魔鬼把他越拖越深，而求生的本能使他在后悔中不得不拼了命地大喊大叫：“救命啊！救……命……啊……！”他后悔了，后悔不该从石洞中悄悄地溜了出来。此时此刻，他是多么渴望再能见到那只母老虎的影子啊！周围没有猎人和采山者，除了自己熟悉的那只老虎，其它动物即使知道，也绝对不会来搭救自己的。他不敢挣扎，经验告诉他，越挣扎下沉得就越快。只能屏住呼吸、全身不动，而沼泽下往往有一股涌动着暗流，水流虽缓，却是冰凉冰凉。眼瞅着污水就要浸过了肩膀，生命之火很快就要熄灭了的关键时刻，那只老虎风驰电掣，扑到跟前，转了一圈，踩住塔头，就把尾巴递了过来。他两手抓住，老虎尾巴轻轻一扬，像钓鱼般，就把舅舅从沼泽中钓了上来。

舅舅得救了，抱着老虎好一场大哭。他趴在老虎背上，老虎就乖乖地把他驮了回去。躺在山坡上昏睡了两天，心急如焚，他决定再次出山，去附近村屯打听抗联部队的准确下落。于是，就用商量的口气跟老虎说道：“你就陪着我走一趟吧！到朝阳山附近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要急死了！”老虎似乎明白了舅舅的意识，把头依在舅舅的身上。

北安一带的老百姓，早就并屯居住了。小屯并大屯，大屯修了炮楼